

郁達夫和孫荃

我爺爺和奶奶的愛 (本文插圖刊第5、86頁)

● 郁嘉玲 (大陸女作家·郁達夫孫女)

吳帝後裔宵井孫家

天剛濛濛亮，整個小鎮還沉浸在睡夢中，一頂晃晃悠悠的風涼轎子，從富陽城西門出來。轎子上的坐椅是用藤條編成的，兩側及椅後皆圍着白紗布做的帷幔，風吹帷動，飄飄欲仙，風涼也就在其中了。坐在風涼轎上的，是一位面目清秀，神采俊逸的青年，身着西裝，足登皮鞋。他就是我的爺爺郁達夫，一個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的官費留學生。乘着一大早的涼風，他要趕到三十里路外的鄉村去，向自己的未婚妻——也就是我的奶奶告別。昨天，一九一七年夏曆七月十一日（公曆八月二十八日），他剛和她訂立了婚約，而五天以後，他又將起程去日本繼續他的學業。

我奶奶原名孫蘭坡，小字潛妮，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於浙江富陽大青宵井下臺門，比我爺爺郁達夫小一歲。

在宵井，我奶奶的孫家算得上是當地首戶的大姓人家。如果順着《孫氏宗譜》追溯上去，則一直可以尋根到三國時代吳大帝孫權的祖父孫鍾

。相傳孫鍾是富陽孫洲人，後因出了孫權，孫洲遂改名王洲。孫鍾的後代支脈繁衍，除王洲以外，富陽還有好幾個分支，如龍門孫家、場口孫家、春建下唐孫家、宵井孫家等等。我奶奶則是宵井孫家的女兒。

我奶奶的父親名叫孫孝貞，他是當時山村中一個知書明理，頗有遠見足識和魄力膽量的鄉紳。本來，憑着祖上傳下來的那份家業，他滿可以舒舒服服地過一輩子，不用操什麼心，也不用費什麼神，平平穩穩，有吃有穿。但他偏不肯如此，他想成一番事業，有一番作為，似乎遙遠的孫家祖上不願碌碌無為，圖謀成就霸業的雄心，在他身上還有着那麼一點遺傳。宵井是個半山區，滿山遍野長滿了密密的毛竹。於是，他開始經營毛竹生意，後來又辦起了以毛竹為原料的紙廠。在距宵井約五里地的貝山寺，開了四張白紙槽，雇用了六七十名工人，然後把做成的原書紙、土紙運到杭州開口的紙行裏去賣。

貝山寺座落在半山腰，前後左右都是山，高山低低山，一座青山緊連着一座青山，一片片的毛竹林毗鄰着長在這些青山上，看也不盡，

數也數不完。貝山寺的水又出奇的好，這一點，在我實地到過貝山寺後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那天我迎着三月的燦爛陽光，氣喘吁吁地爬上貝山寺水庫的大壩，一眼望見水庫裏的一泓清水，碧波蕩漾，就像一面大鏡子，那水的顏色，真格稱得起「春來江水綠如藍」！

山青水秀，孫孝貞得此地理位置之便，再加上白紙師傅的精工細作，貝山寺出產的白紙很受滬、杭等地紙行的歡迎，孫孝貞因此賺了不少錢。

父親明理兒女上進

有了錢，孫孝貞並不像有的鄉紳那樣吃喝嫖賭，他是個看重文化的人，盡管他自己的文化水準並不高，但他捨得將白洋用來培養子孫讀書。我奶奶的大哥是清末秀才，弟弟和侄兒（她大哥的兒子）都是日本留學生。孫孝貞還熱心公眾的教育事業，在自家廳屋上辦了一個私塾，從富陽城裏請來了教書先生。從此宵井下臺門附近的幾個自然村，諸如上臺門、陳家、黃泥塘等的村童，都可以不必走很遠的路，就近到孫家私塾來讀

書。也因爲有了這個家辦的私塾，我奶奶才有機會接受文化教育，學會了識字作文。這在清朝末年，遠離都市的鄉村女孩子中，實在是很少見的！不能不歸功於她那位與眾不同的父親！遺憾的是當時富陽這個小縣城裏，無論書塾、經館或洋學堂都是不收女學生的，因此我奶奶在家塾裏讀了幾年書便只能失學在家。但好學不倦的我奶奶還是經常找些書來讀，她特別喜歡吟誦唐詩，那些宮婦怨女的悲嘆會使她生發出無限的感慨！遇上有疑難的地方，她就向自己的大哥、清末秀才孫伊清請教。

傳統藝術女紅出衆

當然，傳統的女子教育還是必不可少，女兒以後出嫁是要去別人家做媳婦的，因此在家做姑娘時就應嚴格訓練，免得將來被人嗤笑！

我奶奶的女紅在甯井一帶是有名的。她綉的花，針腳又細又密，顏色也配得活。直到她晚年，我還在箱子底裏看見她年輕時做的枕套，無情的歲月已經給這些綉品蒙上了一層灰暗，但當年的風姿還依稀可辨。她做的鞋，又耐看又結實，我小時候一直穿奶奶做的鞋。新鞋穿在腳上，走到那裏，那裏的大媽大嫂就盯着看，還要我把鞋脫下來讓她們仔細瞧瞧。我奶奶還有一手絕活，是裹粽子。粽子是我國南方特有的一種食品，在富陽很盛行，一般的人家逢年過節都喜歡吃。我奶奶裹的粽子一個個大小很勻稱，剝開粽葉來，箬殼上一粒米也不會沾，裏面的粽肉有稜有角。富陽地方有娶親時男方挑一擔粽子到女家去的風

俗，這樣的粽子當然比一般家常吃的粽子裹得更爲講究，我奶奶老是被別人請去裹這種娶親粽。因此，我奶奶出嫁前，是她們那一帶地方最出色的姑娘，又能幹又有文化，凡是見過她的人，都說：能有這樣的姑娘做媳婦，真是前世修來的福氣！

郁孫兩家世代姻親

郁孫兩家原是老親。據《郁氏宗譜》記載：郁家祖上有個郁宸章曾與甯井下臺門的孫天佑，從少年結義，一生情同手足，勝似同胞兄弟。之後，他們各自的後代遵照他們臨終時的遺訓，共同在富陽屠山購得一塊墳地，建造墳墓，栽培蔭木，將兩位先人的靈柩合穴安葬。

自這以後，郁孫兩家又因婚配成爲姻親。據《郁氏宗譜》記載，郁達夫祖上曾有兩代人娶的都是甯井下台門孫家的女兒。郁達夫的母親陸氏，娘家就在富陽大青栗園，離我奶奶的娘家甯井下台門約五里路。因此陸氏對郁孫兩家祖上的姻親關係應該說是了解的。

此外，郁孫兩家之間還有一層郁家是「莊書人家」的關係。

「莊書」本來是晚清時代江南一種民間管理田賦的制度。每個縣被分成若干莊（約與今日的鄉相仿），莊內的田、地、山、塘、宅等所有權的登記造冊都由民間專戶保管，這種登記冊稱「莊書」，保管的專戶稱「莊書人家」。除保管田產登記冊外，莊書人家也經管所有權買賣過戶，向當地政府申報各戶稅賦及變更等事項。郁家有

一部半莊書的管理權，是祖上遺留下來的。

孫家至孫孝貞時，因做毛竹生意，後來又開辦紙廠，買賣山林田地的事項就較以往來得頻繁，每一次買進或賣出都要進城到郁家辦理過戶手續，經常就餐留宿於郁家。每年秋收之後，莊書人家要向買賣田地較多的大戶、中戶收取所謂「秋豐谷」若干斗、石，以作爲代理莊書事務的手續費。這時，郁家也少不得要從城裏去到甯井孫家，有時就在孫家吃飯或住夜。這樣一來二往，兩家彼此之間經常走動，顯得越益親密。

財主擇婿以「才」爲主

郁達夫一八九六年出生時，郁家和當時縣城裏「既無恒產，又無恒業」的「大多數的百姓」家庭相比，尚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當時郁達夫的父親郁企曾還在富陽縣衙門戶房當小差事（司事），每月有薪俸，還有兼行醫的收入；祖遺的十多畝薄田，自家種了六畝左右作口糧，餘下的就出租給別人耕種；再加上每年作爲「莊書人家」收來的「秋豐谷」大約可以供全家半年的口糧，因此，在自傳中，郁達夫稱自己的家庭爲「中產之家」。

可惜好景不長，郁達夫三歲即喪父。一家老少七口（祖母、母親、兩位哥哥、一位姐姐和養女翠花），兩代寡婦，郁達夫曾說：「我所經驗到的最初的感覺，便是飢餓」，可想當時生活的艱難。郁達夫的母親陸氏爲延續「書香世家」的傳統，在失去了家庭主要的頂梁柱之後，還竭力培養三個兒子上學讀書，並且三個人都上了高等

學府，其中長幼兩子還去日本留學。因此，郁家最困難的時候甚至把三間住屋，剩下的六畝薄田和一半半莊書全部抵押出去而靠借債度日。

與此同時，甯井孫家的日子却過得蒸蒸日上，一天賽過一天。到我奶奶長成大姑娘待聘時，她的父親孫孝貞已成為整個大青鄉的「首富」。按照孫孝貞的身份、地位和家庭狀況，他完全可以為自己鍾愛的女兒選擇一戶比較富裕的人家。但當介紹人陳鳳標上門來為郁家的小兒子郁達夫提親時，他明知郁家窮得很，不屬門當戶對之列，却毫不猶豫地滿口答應。這個答應不僅囿於一種「親上加親」的考慮，更表示他對郁家的中意。他中意郁家「書香世家」的傳統，他中意郁家勤奮好學的家風，他更中意郁家三個兒子個個肯努力肯上進。孫孝貞雖然非常有錢，但他為女兒擇婿，將「財」字拿來，去掉「貝」旁，貪求的是另一半！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夏曆七月十一），我奶奶與我爺爺訂了婚，這一年我爺爺二十二歲，我奶奶二十一。

鴻雁傳書相思千里

訂親像一根紅線將兩顆青年人的心連在了一起。從此飄泊海外的游子，除了牽腸掛肚於家中的母親和老祖母以外，又憑添了一份對未婚妻的相思之情。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一首《為某改字曰蘭坡名曰荃》的七絕詩，自日本漂洋過海飛到我奶奶手中，詩云：

贈君名號報君知，兩字蘭荃出楚辭。

別有傷心深意在，離人芳草最相思。從此，我奶奶便由孫蘭坡更名為孫荃。「離人芳草最相思」，他在那邊相思，我奶奶又何嘗不在這邊相思？苦苦的相思之情聚積在我奶奶心中，積得太太多，難免發乎其外，於是就凝成了筆端的詩句。她有一首《秋閨（之二）》詩云：

風動珠帘夜月明，階前衰草可憐生。
幽蘭不共羣芳去，識我深閨萬里情？
還有兩首《有感》詩：

笑不成歡獨倚樓，懷人望斷海南州。
他年縱得封侯印，難抵春閨一夜愁。
淋漓襟上舊啼痕，難斷柔情一寸根。
正爾愁心無托處，何堪夢裡遇游魂。

突破封建寄詩傳情

今天，重讀我奶奶的這些愛情詩，似乎並沒有什麼新鮮可言，但要知道作成這些詩的時間距今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那時，在中國還是封建傳統和封建意識都十分頑固的時候，特別對於女性來說，封建的桎梏更是厲害。我奶奶這麼一個生長在窮鄉僻壤，不會進過新式的學校，也不會呼吸過通都大邑的自由空氣的弱女子，能如此大膽地用詩句來表白自己對愛情的追求，對未婚夫婿的懷戀，實在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鴻雁傳書，春去秋來，兩人之間不斷有詩詞唱和，這對處於嫺靜的清閨生活中的我奶奶自然是一種莫大的安慰和樂趣。遠在東瀛的未婚夫婿

曾為自己的未婚妻選詩助讀，號稱「神韻集」，選的大多是唐詩。其中有李德裕的《長安秋夜》：「內官傳詔問戎機，載筆金鑾夜始歸。萬戶千門皆寂寂，月中清露點朝衣。」在此詩上郁達夫批注：「態度濃濃，想見宰相舉止。後半首清寂怖人，予最愛此等寫法。」他還勸我奶奶多讀晚唐詩，並說了一番道理：「晚唐詩人以李義山、溫飛卿、杜樊川為佳。試取李商隱《無題》諸作而讀之，神韻悠揚，有欲仙去之概。世人以其過於纖巧而斥之，誤矣！詩必纖巧而後可，何過之有？」（一九一九年八月六日函）在遠方詩師如此殷切的「函授」之下，我奶奶的舊體詩創作有了長足的進步。郁達夫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五日的日記中說：「接蘭坡書，附有詩四首，其《夜雨》一首云……頗可誦也。」第二天，他就給我奶奶寫信：「來詩大有進境。『無端一夜空階雨，滴碎離人萬里心』佳句也，已欲與文詩相抗矣！」（郁達夫名文，「文詩」指他自己的詩）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郁達夫還把我奶奶的一首《有感》（本文前引之「笑不成歡獨倚樓」），兩首《寂感》：

朔風凜冽夜沉沉，默炭書燈識此心。
君去吳頭像楚尾，知音千里抱孤琴。
深閨靜坐覺魂銷，梅影橫窗氣寂寥。
無奈夜長孤夢冷，書燈空照可憐宵。

來在自己的兩組絕句內分別寄往杭州之《江日報》和日本的《太陽》雜誌去發表，竟全然亂真。我奶奶是個謙抑自牧的人，對自己青春初戀

時期的那些詩作一直視如敝帚，從不自珍。倒是我爺爺曾在的一封信中勸過她：「應該保存」，「來往詩詞、書函，異日年老，亦可發表。」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六日，郁達夫在信中還為我奶奶開列過詩集的定題、署名直至式樣：

予已為汝改詩若干首。下次書來，乞寄數張抄清詩稿來，當為汝制小序一篇，夸示同人。若有能文者，當為汝乞題序也。抄時用玄書紙亦可，止紙亦可，格式如左：

夕陽樓詩稿 富春蘭坡孫荃著

秋閨

蒨影穿簾月上闌，懷人千里夢難安。金風搖落梧桐老，一夜深閨翠袖寒。

「夕陽樓」是我爺爺和我奶奶共用的一個樓名，郁達夫不但用它命名我奶奶的詩作，而且三年後他在《創造季刊》上發表的一篇論文，題名就叫《夕陽樓日記》（一九二二年五月）。

正楷家書達夫心血

郁達夫還幫助婚前的孫荃學習書法。在我家現存的郁達夫早年留日家書中，有一封一九一九年夏曆七月八日寫來供我奶奶閨中習字臨摹用的信（見照片），上面的每一個字都寫得很工整，大小左右間隔勻稱，看得出是花費了一番心血寫成的。錄於茲：

卒業考畢後，久欲作書告近狀，卒以

俗務，故遷延至今。文已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卒業，下半年升入東京帝國大學，此番來即為預備入學也。樹祺日夕過從，客居亦頗不寂寞，所恨者他鄉米貴，每食不得食梁肉耳。刻北京長兄書來，謂十月間北京有高等文官考試，按考試條例，文當然有預試資格，十月間願欲乘興西游，只恐路費孔多，又不得不將先祖遺田典賣耳。梅子黃時，晴雨無常，汝起居亦佳適否？適欲稍學書法，是以於日記書簡之類不敢粗雜書。

郁文

己未夏曆七月八日

信中的「樹祺」，即我奶奶的侄兒（她大哥的兒子），當時亦在日本東京求學。信的首尾鈐有兩方印章：一為「從吾所好」；一為「我是春江舊

釣徒」。

美麗回憶得享高齡

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奶奶滿懷着閨房中編織的美好憧憬，和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官費留學生郁達夫結為夫妻。她共養了四個孩子，龍兒、熊兒（郁天民——我的父親）兩個兒子和文兒（郁黎民）、胖妞（郁正民）兩個女兒。除龍兒因病早夭外，其餘三個孩子都在極困難的條件下，由我奶奶撫育成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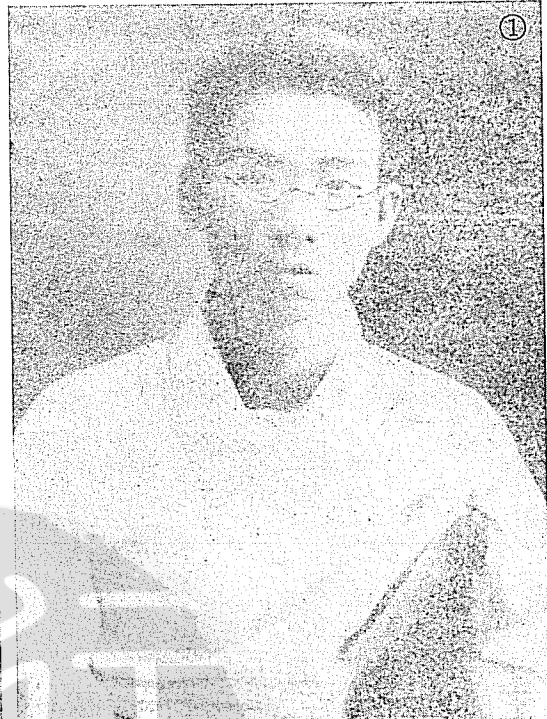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剛勝利之際，我爺爺被日本憲兵殺害於南洋，消息傳來，我奶奶悲痛欲絕。以後的幾十年，我奶奶經常回想起她和我爺爺在一起的情景，生活在對我爺爺的回憶中，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她八十二歲高齡時離開人間。她是處在那個時代的女性，既接受那個時代賦予的恩惠，也因襲那個時代給予的包袱，她和那個時代的許多女性一樣，正處於新舊交替之中。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玖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定價臺幣玖拾元郵撥 00140414 中外雜誌社帳戶。



郁嘉玲「郁達夫與孫荃」插圖（文見94頁）

①在日本帝國大學求學時的郁達夫。

②郁達夫早年的照相。

③作者在富春江邊戲水。

④郁達夫原配夫人孫荃（右）1960年與兒媳陸費澄（郁嘉玲母親）合影。



①卒業考畢後久欲作書告近狀卒以俗務故遷延至今文已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卒業下半年昇入東京帝國大學此番來即為預備入學也樹祺日夕過從客居亦頗不寂寞所恨者他鄉米貴每食不得食梁肉耳刻北京長兄書來謂十月間北京有高等文官考試按考試條例文當然有預試資格十月間頗欲乘興西遊只愁路費孔多又不得不將先祖遺田典賣耳梅子黃時晴雨無常汝起居亦佳適否通欲稍學書法是以於日記書簡之類不敢粗雜書
己未夏歷七月 郁文

郁嘉玲「郁達夫與孫荃」插圖（文見94頁）

①郁達夫未婚前寫給孫荃小姐閨中習字臨摹用的一封信。

②郁達夫早年詩稿之一。

③郁達夫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的畢業照。

